

中国古典

文学

宝库

齐豫生 夏于全 主编

中国古典文学宝库

第九十八辑

延边人民出版社

(全一百三十二辑)

第九十八辑目录

警 寤 钟

第一卷 骨肉欺心宜无始

- 第一回 伴光头秃奴受累 (3)
- 第二回 遇媒根虔婆吃亏 (8)
- 第三回 陪嫁童妄思佳丽 (13)
- 第四回 代笔子到手功名 (18)

第二卷 陌路施恩反有终

- 第五回 负侠气拔刀还救 (24)
- 第六回 发婆心驱鬼却妻 (29)
- 第七回 为拿贼反因脱贼 (33)
- 第八回 因有情倒认无情 (38)

第三卷 杭逆子泥刀遗臭

- 第九回 一碗饭千磨百折 (44)
- 第十回 两声雷九死一生 (48)
- 第十一回 活太岁惊心破胆 (52)
- 第十二回 泥周仓怒气填胸 (56)

第四卷 海烈妇米糠流芳

- 第十三回 贤德妇失岁得糠 (59)

- 第十四回 奸谋鬼赔钱折贴 (63)
第十五回 哄上船从今一着 (67)
第十六回 明归神亘古千秋 (71)

梦 中 缘

- 第一回 重诗才开馆请西宾 (79)
第二回 九里松吴郎刮目
十锦塘荡子留心 (87)
第三回 好姻缘翠娟心许
恶风波郑子私谋 (94)
第四回 吴瑞生月下订良缘
金御史夜中失爱女 (103)
第五回 木客商设谋图凤侣
花夜叉开笼救雪衣 (111)
第六回 渡清江舟中遇盗
走穷途庵内逢嫂 (118)
第七回 水小姐还愿祈母寿
王老姬索诗探才情 (126)
第八回 真相思情怀一首诗
假还愿密订三生约 (134)
第九回 遭流离兰英失母
买针指翠娟认妹 (142)
第十回 明说破姊妹拜姊妹
暗铺排情人送情人 (150)
第十一回 易姓字盛世际风云
赴亲任蕢亭遇骨肉 (159)

第十二回	寻甥女并得亲生女	
	救人祸貽累当身祸	(167)
第十三回	谒抚院却逢故东主	
	择佳婿又配旧西宾	(175)
第十四回	金抚院为国除奸	
	李知县替友报仇	(183)
第十五回	联二乔各说心间事	
	聚五美得遂梦中缘	(192)

赛 花 铃

前 言		(207)
题 辞		(207)
第一回	护花神阳台窃雨	(208)
第二回	劫村落潢池弄兵	(214)
第三回	慧娇娥衡文称藻鉴	(218)
第四回	俏丫鬟带月闯书斋	(224)
第五回	慈觉寺春风别梦	(230)
第六回	晚香亭夜月重期	(235)
第七回	感新诗西窗续旧好	(240)
第八回	赠吴钩旅次识英雄	(245)
第九回	闯虎穴美媛 故人双解难	(250)
第十回	触权奸流西 剿寇共罹殃	(255)
第十一回	势利婆信谤寒盟	(260)
第十二回	贞洁女捐躯殉节	(265)
第十三回	凭侠友功成奏凯	(270)
第十四回	游山寺邂逅娇姿	(275)

- 第十五回 上冤表千里召孤臣…………… (279)
第十六回 赐环诏一朝联三媛…………… (285)

天妃娘娘妈传

- 《天妃娘娘妈传》图题辑录…………… (293)
第一回 鳄猴精碧苑为怪…………… (305)
第二回 玄真女得佛真传…………… (307)
第三回 四喉伯经营图伯…………… (309)
第四回 黄毛公投奔西番…………… (312)
第五回 玄真女别亲下凡…………… (316)
第六回 玄真女兴化投胎…………… (319)
第七回 鱼虾蟹大战东洋…………… (322)
第八回 四喉伯四海为孽…………… (325)
第九回 玄真女机上救舟…………… (328)
第十回 玄真女湄州化身…………… (331)
第十一回 黄毛公西番显圣…………… (334)
第十二回 弱水国造计献车…………… (336)
第十三回 弱水国藉妖入寇…………… (339)
第十四回 汉君臣榜招术士…………… (342)
第十五回 林二郎到山见妹…………… (345)
第十六回 林二郎铁马渡江…………… (348)
第十七回 林二郎别亲应召…………… (350)
第十八回 林真人鄱阳救护…………… (353)
第十九回 林二郎护军西征…………… (357)
第二十回 林真人云头大战…………… (359)
第二十一回 黄毛公护番再寇…………… (362)

-
- | | | |
|-------|--------------|-------|
| 第二十二回 | 弱水岩收伏毛公..... | (366) |
| 第二十三回 | 弱水国还臣奉贡..... | (369) |
| 第二十四回 | 林二郎奏凯回朝..... | (372) |
| 第二十五回 | 金銮殿传旨宣封..... | (374) |
| 第二十六回 | 天妃妈上表谢恩..... | (377) |
| 第二十七回 | 天妃妈子江救护..... | (378) |
| 第二十八回 | 天妃妈莆田护产..... | (381) |
| 第二十九回 | 天妃妈收服白鸡..... | (383) |
| 第三十回 | 天妃妈湄洲救护..... | (385) |
| 第三十一回 | 天妃妈收服鳄精..... | (386) |
| 第三十二回 | 观音佛点度二郎..... | (388) |

警寤钟

清朝·嗤嗤道人 著

第一卷

骨肉欺心宜无始

第一回 伴光头秃奴受累

一般父娘生，偏我光又秃。受尽光光气，尝了秃秃辱。日间不见葶，夜里常独宿。到人前要足恭，先要头来缩。若有一些差池，那拳头栗暴，就上这光光秃。

——右调《寄驼梁》

兄弟是五伦之一。俗话说，就如手足一般，相帮相扶是决不可少的。就譬如我要与人相打罢，他也是我的一个帮手，再没有他反帮着外人来打我的理。所以古人说：“打虎还得亲兄弟。”这岂不是一句证语么！故此人家没有兄弟，还思量要搭个朋友，为何人家既有兄弟，反不和睦，这是何故呢？要不过为着一分家产，恐他分去；再不然就是娶妻不贤，枕边挑唆，各立门户，这还成个甚么人家？总之，这都是愚人之事。

那钱财是人挣的，那有满足的时候，多些少些，有何大害。若是命里不该，就连兄弟的与了你，也要天灾人祸的败去。命中若是该有，你就赤手空拳，自有机会起家，这一件是不必在兄弟身上认真的。至于妻子之言，越发不可听。他与我虽是属夫妻，也分不得个你我，却是两姓，晓得甚么疼热？且妇人家那知道理与利害，只一味小见，故此挑拨男人。若男人自己有主见，想一想

道：兄弟毕竟是一母所生，同胞骨肉，他就是我，我就是他，焉可分个彼此，使父母在九泉之下，亦不得瞑目。只是这样还要相与朋友，难道兄弟反不如一个朋友不成？假如有一件什么大事，那朋友是救不得急的，毕竟还是兄弟切心。若能如此去一想，枕边之言自不入耳目。何世上不明白的，倒亲朋友而疏兄弟，岂不好笑。要知天也不能容你。如今听在下也将不远的一件，又真又近的事说来，好大家睡到五更时候，自去想想一想何如。

话说江西吉安府龙泉县，有个石贡生，妻柳氏。家资巨富，止生二子，长子名坚金，字爱冰，年纪三旬。为人刻薄，惟利是趋，不愿读书，专业生理，娶妻郁氏，颇称长舌。次子名坚节，字羽仲，年方十三，是贡生末年所生。却生得貌如冠玉，聪明绝伦，十岁就能属文，才学甚高，故此父母就把他习儒。他却与哥哥不同，不好财，不欺善，只是为人卓犖不羁，尖酸滑稽，饮酒恃才，志大气傲。每每读书时，若兴致偶发，则半夜起来，索灯朗读；若兴懒时，直睡到西戌穿衣，甚有一连几夜不睡，一睡就是几日的。只因他生古怪，父师亦不能箝束。但有一件不足处，自小多病，再不离药罐。

到十四岁上，不幸父母相继而亡。那兽心哥嫂，怀心不良，欲独占家产。托故说父母遗嘱，为他多病，恐年寿短促，竟送他到城外善觉寺出家。拜在当家和尚寂然名下做徒弟，择日披剃，改个法宗无。

宗无自做和尚，明知哥嫂坏心，他道：“钱财自有定数，□□□什么气。譬如我生在一个穷人家，父母不曾遗下东西，难道也去指望不成？”因此绝不在心，连哥嫂家里，也再不回，只在寺中做他的营生。寂然见他伶俐，甚是喜他，请个先生姓田，教他经典。他道：“我只会读文章，不会念经典。”任凭督责，他只不睬。寂然恼将起来，将他打上一顿。他蹲在伽蓝殿中哭泣，忽指着伽蓝怒道：“和尚们！总是借你这几个泥身哄人，那里在于经典？今

日倒叫我抛舍儒书，念这哄人的套本，俱是你们之过。好不好送你到水晶宫，现出本相来，快好好与我那个放尿先生回去就罢。”一顿疯张疯致，对着泥神乱嚷一回。走到里面，取笔砚就做了一支曲儿，名《拍拍紧》：

和尚头，赛西瓜，和尚形，似鸡巴。今生莫想风流话。师父若认真，徒弟莫睬他，这骗钱的经文体念罢。我本是圣贤门，怎做得无碍挂。若再来向我张牙，恨一声贼秃驴，就不做这光光乍。

写完又唱了两遍，就将来夹在一本书里，也不管日色晒破纸窗，竟上床睡觉。寂然与先生也没奈何他。

这晚那田先生忽得一梦，梦见伽蓝对他道：“你还不快些回去，都堂着恼，连我也怪将起来，莫连累我，不得安身。”先生道：“我千难万难，才图得一馆，那有什么都堂？却来叫我回去，断来不得。”伽蓝大怒，向前将田先生兜脸一打，田先生大叫一声，早已疼醒。登时脸上红肿，生起一个大肿毒来，痛不可忍。究竟不知此梦是何缘故？次日，疼痛愈觉难熬，没奈何，果然暂且回家不题。

宗无见先生害了肿毒回家，喜跳非常。自己读了半日文章，因身子困倦，偶然走进师父房中，正遇师父独自一个在那里吃酒。原来寂然是个酒鬼，见他进来，惟恐分他酒吃，便道：“先生虽不在，你把经文理理也好，怎就丢在脑后？”宗无也不答应，转身就走，暗自念讼道：“不叫我同喝一杯也罢了，怎反唠叨！”遂记恨在心。一日，寺中有一缸荷花盛开，有个外路客人，携酒来赏，请他师徒同坐。宗无假献殷勤，拿过酒壶，就去斟酒。先去斟了客人的，却将茶斟与师父。客人道：“师父怎么不斟酒？”宗无连忙接口应道：“家师戒律精严，点酒不尝，小僧奉陪罢。”客人认为真实，极口赞道：“好位至诚先师，可见真心修行的，自然不同。”急得寂然又不好说不曾受戒，只得勉强应道：“不敢。”却一味呆呆的看

着他们吃得好不兴头，自己口角甚是流涎，强忍陪坐终席，闷闷而散，心中深恨。恰好东方一个默然和尚，过来玩耍，偶掀开宗无的书来看，却掀出那支曲儿，被寂然瞧见。寂然正无好气，借这引头出气，将宗无又是一顿肥打。

第二日，宗无怀恨默然，有心到东房来闲耍，意思要弄默然个笑话。默然却不在家，但见默然的徒弟宗慧，在佛前念经。宗无问道：“师兄在此念的是什么经？”宗慧道：“是报恩经。”宗无道：“替那个念的？”宗慧道：“还不曾有受主。”宗无笑道：“既没有受主，空空念他怎的？”宗慧道：“乘闲时节念在那里，待有人出了经钱，就登记在他名下去也是一样。”宗无大笑，猛拿起一个木鱼槌，照宗慧光头上尽力一连打了三下，道：“既是如此，你师父昨日得罪我，正要打他，就把这槌登记在他名下去罢！与你无干。”宗慧不曾防他，被打得眼中鬼火直冒，抱着头怪喊起来。宗无道：“不要喊，不关你事，我打的是你师父，你何必着急。”宗慧疼得要紧，那里肯住，一手摩头，一手扭着宗无，来告诉寂然。寂然急得走到石家去告诉他哥嫂，他哥嫂原是坏人，恨不得宗无身死，方才快心，一味叫着实狠打。自是寂然得了口气，回来整整琐碎了两日才住。

一日，寂然藏了个旧相识在房中叙情，不知怎的被宗无晓得，悄悄躲在窗前张看。见寂然与婆娘百般肉麻淫弄，好不看得有趣。正看在兴头上，鼻中忽闻得一阵酒香，伸手一摸，果有满满一壶酒，顿在窗前砖头上。他竟然取至自己床前，浅斟慢酌，不消两个时辰，轻轻灌在肚里，一滴不存，依旧将壶送到原处，那知他们还在恋战。宗无量原平常，不觉醉将上来，遂无心再听那声，就回来脱衣而睡。正是：

闭眼不观风流事，只愁魂梦入巫阳。

次早宗无起来，见了师父只是笑。寂然再不想到春色露泄于他，见他笑得有故，猛想道：“莫是那壶酒被他偷吃了？”急急去

看，却是一把空壶。跌脚道：“这个魔怪精，真是活贼，自他进门，就吵得我不得清静。”因叫宗无问道：“这壶酒到那里去了？”宗无道：“想是猫儿吃了。”寂然气得失笑道：“胡说，猫子那里会吃酒。”宗无道：“因他不会吃，故此吃得烂醉的倒在那里。”寂然越发好笑道：“真是狗屁，你又怎晓得他吃醉？”宗无笑道：“猫子若不醉倒，昨晚怎劳师父打老鼠呢？”寂然倒吃一惊，早知为他所窥，就不敢嚷道。他勉强带笑道：“自然是你这弼马瘟偷吃，只好赖个畜生。”说〔时〕就快快进房。暗忖道：“怎么就露在这畜生的眼里？诸人犹可，惟有这畜生的嘴儿利害，倘有一些风声走漏出去，不是当要。这畜生是断然不可再留在寺中的，为祸不浅。不若明日买服毒药来，药死更是干净。”遂打定主意，只得待明日行事不题。

再说那个田先生回家，脸上肿毒，整整害了好些时，还不得完口。一日，因有事下乡会个朋友，直至日色平西方动脚回来。走至月上，才到得善觉寺面前。忽闻路旁坟林之中有人说话，只认做歹人。时寺门已关，遂吓得躲在寺前门楼下石鼓旁边蹲着。闻得林中说道：“明日午时，石都堂有难，我们总该去卫护，各要小心在意。”一个答道：“正是，倘有差池，我们获罪非小。”几个人齐声应道：“此时就已该去。”才闻说得这一声，已见一二十人哄然走来，一个个俱从寺中门缝里挤将进去了。田先生看见，不知是神是鬼，吓得发毛皆竖，雨汗淋漓，没命的飞跑到家。心中暗想：“□奇怪！前日梦见伽蓝说甚都堂，却叫我害了一个大肿毒，今日又亲耳听得如此明白。但寺中那有甚人，明日待我到午时去瞧看，谁有甚难，便知分晓。”

次日用完早饭，一径踱到寺中，日已将及，进门却不见一个人来。到后殿，门且关得紧紧。他是熟人熟路，从侧首毛厕边，一个小小侧门迂路转将进去。幸喜门门不曾投声，一推就开。竟进僧房，也不见一人，心中诧异道：“他们既到那里去了？好生古怪。”忽闻楼后厢房，隐隐有咳嗽之声，悄悄探头一张，见寂然与道人

拿了许多破布，在一只大水缸里洗，旁边又有一堆大灰。那宗无手拿一个大馒头，正待要吃，一眼早已看见先生，忙把馒头笼在袖内，迎将出来，就与先生作揖。才一个揖作下去，那个不知趣的馒头，已从袖中掉出，竟滚有二丈多远，宗无忙去拾时，却被两只狗一口咬着，相争相赶的飞跑而去。宗无大失所望，田先生大笑。那寂然见田先生蓦然走至，吃这一吓非小，登时勃然变色。田先生存心四下走着玩耍，不见动静，好生疑惑。守至下午，也没相干，只得告别而回。行至山门下，只见起先抢馒头的两条狗，直僵僵死在地下，心中恍然大悟，方知那馒头下了毒药，连自己此来也履险地，甚是胆寒。因此始知宗无必有发达，但不知是何人下的毒手？欲要复回寺中，私问宗无，好叫他提防，又恐怕惹祸，就急急归家，不在话下。

那寂然见宗无不曾中计，深恨田先生不过，正在闷闷不乐，忽有人来报道：“师父的两条狗，俱双双死在山门外，不知何故。”众人一齐奔出瞧看，只见口眼耳鼻，俱流鲜血。寂然有病，心知就是那话误伤，忙唤道人拖去埋好。宗无也还不知其中缘故，不放在心。寂然看看道人埋完狗，才转身进内，正遇着施主送了几两银子，叫替他明日在万佛楼，拜一日万佛忏。寂然道：“明日赶不及，就约在后日起手罢。”又留他吃了茶，才打发他回去，遂忙忙打点拜忏佛事。不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去分解。

第二回

遇媒根虔婆吃亏

媒婆本是一妖魔，几见经他好事多。

平日花唇惯会笑，折将丑物发人科。

话说寂然打发施主回去，就忙忙收拾打点拜忏之事，请众僧

写疏文，是事定当。时天气甚暑，到临日请了十二众应付僧埋，早凉拜忏，至日中时候，越发酷热异常。寂然叫宗无切了许多西瓜，送上楼与众和尚吃。众和尚见宗无生得标致，魂魄飘荡，恨不得一碗水吞他下去，你一句我一言，你一把我一捏，将他调戏。宗无大怒，含忍在心，守他们吃完，将西瓜皮收拾干净，惺惺的下楼来。恨道：“这班贼秃，如此无礼，待我摆布他一番，才见手段。”遂悄悄将西瓜皮逐个楼梯层层铺满，自己在楼下猛然喊叫道：“不好了，楼下火烧起来也！”吓得楼上众和尚，个个争先飞滚的跑将下来，俱踩着西瓜皮，没个不滑拓，总倒撞的跌将下来，一个个皆跌得头破血淋，抱头而哭。宗无大笑，忙来陪礼道：“得罪，得罪！是我一时眼花，被日光映照，错认火起，致有此失。不妨，不妨！我有妙药，包管敷上就好。”

寂然闻的吵闹，慌忙进来，见众人俱跌得这般光景，狼狈不堪，询知其故，将宗无痛嚷一顿。又道：“既有甚药，还不速去拿来。”宗无随即跑到后园，瞒着众人，摘了若干凤仙花，悄悄捣烂，又寻一块明矾，放在里面，捣得停当，方拿来对众人道：“此药是个草药单方，灵效大验，妙不可言。”遂亲自动手，替众人个个敷将起来，连没有破损处也替他敷上，将一个光头整敷满，全不露一点空隙。又分付众人道：“切不可擅动，须待他自落药疤，包你一夜全好，不然就要做个破伤风，不是儿戏的。”众人果然依他，包扎停妥。又有闪挫腰的，问道：“你有甚方儿，医得腰好。”宗无道：“没有甚药方，只有祖遗下一料膏药，贴上就好，寄在一个朋友家中，待我取几张来与你们贴。”众僧道：“快些取来。”宗无悄悄到药铺，买了几张催脓烂疔加料的大膏药，又买一条死蜈蚣，烧化为末，撒在膏药上，将来递与闪的道：“快快烘了贴上，一昼夜全好，切不可揭动。”众僧敷贴停当，且喜是不出门在念经的，草草念完功课，早早安寝。那些包着头的，倒也一夜安然无事，几个腰疼的，反觉似调脓的一般，患处肿痛痒不可当。熬不得的，只

得揭开一看，贴得皮开肉绽，痛痒难过，才知宗无耍他。包着头的揭开一看，疼痛难止。查得患处，七红八紫，好似砂壶儿一般。一个个红头赤项，不敢见人，半多月方才如故。却恨宗无作怪，无不咒骂。寂然将他打了顿说：“你也没福出家，还了你的舍身纸，快快离山门，任你自去。”宗无欣然拜辞佛像，又拜了师父，与众僧打了问讯，众僧巴不得冤家离眼，任他辞拜，也不答礼。宗无整理原来的衣被，作谢一声，飘然而去。

仰天大笑出门去，英雄岂是蓬蒿僧。

寂然众秃去了宗无，挑去心头之刺，拔除眼中之钉，任其饮酒食肉，纵赌宣淫，肆无忌惮。

且说宗无出了山门，脱了僧服，穿上俗衣，在邻近亲识人家，住了半月，身边财物用尽，只得将余的衣服当卖。又过半月，那家原是穷民不能相顾，乃劝他道：“你如今头发已长，可以归宗，还是回家去的为妙。”羽冲本不欲回家，其如囊空无食，只得依从，却一步懒一步，好一似：

苏秦不第归，无颜见兄嫂。

进城到家，见了兄嫂，将还俗之事说知。作哥的道：“我好好送你出家，你却不守本分，师父不肯能容你，我们也不能顾你一世，你自去寻头路罢！若要再想回家装我的幌子，这是万万不能的，你休做梦。”遂将他逐出，把门关上。时天色已晚，宗无无奈，只得又往寺中去求师父。寂然大发雷霆道：“你既还俗，又来缠甚么魂？你已不是我寺中人了，今后若再来时，我只当做盗贼，断送你的性命，你休怨我。”说罢，也将他推出山门，将门紧紧关上；宗无进退无门，天已昏黑，就在山门下蹲了一夜。

天明正在没处投奔，恰好那田先生又打那里来，劈头撞见，宗无告诉情由，田先生欣然带他回家，劝道：“你不愁无日子过。”遂将自己两次所梦所见，一一对他细说。又道：“令兄处既不收留，必挟私心，纵然强他目下权容，未免后边也要多事，反恐有不测。